

# 我把自己弄丢了

◇吉安生

真悬,一不小心我把我自己弄丢了。

神仙都有打盹的时候,我等凡夫俗子哪个人没有三昏六迷那几天。前些日子,也就是月末月初那几天,我就处于三昏六迷的状态。我就是在那么一种状态下稀里糊涂地把装着身份证、社保卡、银行卡的卡包弄丢了。

怎么丢的,丢哪啦?

你问我,我问谁去?!你就是打死我,我也说不清道不明,老话不是说拾的清除丢的糊涂吗。反正我把该寻的地方寻了几十个来回,把该翻的地方翻找了个底朝天,最终还是遍寻苦找无着落。

看来那个与我形影不离相伴互守了一二十年的卡包真的是走了,且是一去不回头的走了。没有了它的日子总还是要过下去的,我也只能孤独地踏上寻找它的替代者的漫漫旅程——挂失、补办了。

银行工作人员准确无误的告知我,银行卡挂失必须是持卡人本人拿着自己的身份证才能办理,这是铁规定,就是天王老子也没办法,也得遵从。这话被那位银行工作人员说了三遍的时候,每个字都像一颗颗呼啸着的弹头,嗖嗖向我飞来。

我没有自己的身份证就办不了我的银行卡挂失业务,这是银行的铁规定,这我知道了,可是别人拿了我的身份证和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把我卡里的前取出来或者消费掉,我却不清楚。正是这一点让我着急上火。

一个人摊上一桩倒霉事不可怕,可怕的是倒霉事拉手肩并肩地扑面而来。到派出所补办身份证,必须要户口本,问题是我们家的户口本,在我们送女儿到吉林上大学时落在了那儿。女儿把户口本快递回来,至少得五六天,拿上户口本补办身

份证得一个来月才能拿到新证,拿着补办来的身份证再到银行挂失,补办银行卡又得半月二十天,想想都头大心焦。

没有户口本,办不了身份证的挂失、补办,没有身份证又办不了银行卡、社保卡的挂失、补办,我卡里的钱还能安稳地待在卡里吗?没有了卡我拿什么花销,怎么跟狐朋狗友胡吃海喝,如何就医买药诊治自己的毛病?

按理说,内心从容定力强大的话,这么个事简直是个屁大的事,甚至都不是个事。但是,偏偏我又是心里个搁不下颗米粒,肩上扛不住根麦秸草的主,摊上这么档子事无异于天塌地陷,刹那间失神落魄惶惶不可终日,晕头转向不知所以,吃饭、走路、睡觉……无论干什么,也无无论什么时候整个人都钻进了那个卡包不能自拔,全部的心智被弃我而去的那个卡包牵引撕扯得迷乱不堪。

“你怎么不把你自己丢了,五十大几的人了干啥就不长个记性,介日里丢三落四的”妻子揪住我的小辫子抱怨唠叨个没完,“这样也好,让你尝尝花一个伸手讨要一个的滋味,圈一圈你大手大脚、懒散邋遢的臭毛病,帮你长点记性”妻子对我遭遇丢失卡包的大确丧竟然有些幸灾乐祸。她那满脸不慌不忙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真让我怀疑她已经拿捏把握住了我那千寻万找终未得的卡包。

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寻思日间找卡包、挂失银行卡、补办身份证这一连串的杂乱忙碌事儿理儿,竟然觉得可笑,夹杂了丝丝缕缕悲苦的可笑。不由得想起了那个令人笑不出声哭不出泪的电视小品。片子中的户主把开启户门的钥匙锁在了屋子里,找来开锁匠开门,但遭遇执拗的开锁匠索要能证明他就是房子主人的证明资料——房产证、户口本、身份证什么的,而这些东西正好被锁在屋子里,不打开门锁肯定是拿不出来的,但开锁匠见不到这些东西死活就是不开门。一个是进不了门火烧火燎非要让开,一个是不温不热不见证明坚决不开,各执一词,各说个理,争执不下。最后怎么解决的倒不记得了,现在想来也还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你说你是这个房子的主人,你却并没有打开房门的钥匙,你也拿不出你是主人的

凭证,人家凭什么相信你。你谁呀?没有开门的钥匙你就不不要怪门锁六亲不认,哪怕是你自家的门锁。

我的身份证丢了,虽然我还是我,但是我没有办法证明我就是我。不能证明我就是我,当然也就无法办理必须得证明了我就是我,才能办理的事。细思极恐,从某种意义上说丢失了身份证的我还真的不是我了,缺少了名分上的证明之后,我就徒有一具能吃喝会呼吸的躯壳,没什么地方也很少有什么人认我这张一成不变的脸。我说我是谁谁谁,谁信呢?由此看来,也许我还真是把自己给弄丢了。

丢失了自己的确是件很可怕的事,久了连你自己都会怀疑你不是你了。可是,又有谁能够把自己丢了?

我就是一平头百姓卑微如草芥,丢失的仅仅是能证明我是谁的个人身份证件和几张内容空瘪的银行卡,就这都被弄得颠三倒四我将不我了。自古到今都是民凭字据官凭印,那要是高贵荣光主政一方叱咤风云的官员,丢失了证明自己身份品级的官份证,又将如何呢?

毕竟要面子好虚荣的心理人皆有之,连吃国家低保度日的那个谁,也有大言不惭地对人宣称自己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人士。

屋子北面的邻居老张退休前在一大单位总拿,在任职手握实权,什么时候出门都是脸面光洁,衣着得体,精神抖擞,自信满满,走起路来总是腰板挺得倍儿直,脚步声铿锵有力,浑身上下散发着能够管大事办大事的豪迈气场。一纸文件拿去了老张头上的官衔也就是附着在他身心之外的职务身份之后,老张好长时间不愿出门,不敢见人。再见到老张的时候,很多人大吃一惊,对卸任前后的老张判若两人,头不理脸不刮了,花白凌乱的头发加之因睡眠不好布满血丝的眼睛,一下子使其显现出苍老憔悴猥琐迟笨。先前那个意气风发精干挺拔气宇轩昂的张局长,只因了局长身份的离去顷刻间便被抽了筋折了骨,坍塌了昔日光鲜高大形象。



身份亦或身份证明这么重要这么厉害吗?长久以来被身份严实包裹紧密束缚的我们的身心是不是已经丧失了抵御与反抗,被牵引扯拽着背离本质真心渐行渐远。

其实,看开了,本性本心的东西是不会丢失的。但凡会被丢失的绝对是寄生附着在身心的身外之物,亦是能够补办或者能够找到替代的东西的。大不值当为丢失了的身外之物焦虑不安忧心伤神。

好多事理都是这样,想着想着就想开了,走着走着就走出来了。是我的丢不了,不是我的串到肋骨上也不是我的,去他妈的吧,不就是个卡包吗?还是放展了身子放宽了心睡个安稳觉是硬道理。卧室里,立马想起了我抑扬顿挫的鼾声,一夜无梦,被妻子扯着耳朵拽醒,已是艳阳高照时候。

“已经通过银行和社保服务热线把你的银行卡、社保卡挂失了,户口本快递回来补办了身份证,然后补办银行卡就行了,这段没钱的日子你就乖乖的老老实实着吧”妻子还是非常体贴暖心的。

问题解决了。原来以为天大的事其实还真不是个事。正如丰子恺先生所言:“心小了,所有的小事就大了;心大了,所有的大事都小了;看淡世事沧桑,内心安然无恙”。心里没事,那事简直就不是个事。没心事的心是轻松的舒朗的,没心事的日子那绝对是好日子。

天高地阔的心胸只有自信没有心事亦没有心病。

敬请各位兄弟姐妹、新老朋友把心款款放到肚子里,我已经找回来丢失的我,还是那样没心没肺憨直厚诚乐呵爽朗。

# 人间真情门对门

◇杨闪洁

哒的珍珠项链,当时还以为阿姨50多岁呢,后来慢慢熟悉了,才知道阿姨已经70岁了,一边装修房子一边照顾因病卧床的叔叔,坚决不给儿女添一点点的麻烦,忙的不亦乐乎却总是每天乐呵呵笑盈盈,像极了我的远方的妈妈,独立坚强的中国母亲形象,是那么的伟大!

我是远方的孩子,为了工作离开家乡离开妈妈20余载,“一颗游子心,几多思乡情”,每每夜深人静处、寒风凄雨夜、大雪纷纷时,漂泊之感涌现,难免一丝凄凉萦绕心头,在我看来,人间真情至深处是温暖,而浮躁的喧嚣中,温暖何处寻觅?少之又少,贵如春雨!

自从阿姨搬过来,着实暖了我一把,感觉阿姨平时跟我说话,哄着的口气就好像我是个孩子。的确,阿姨70岁,我40岁,在她跟前我确实是个孩子,做啥好吃的就送过来,疼起来像闺女一般,炸个油饼啊,红红的大苹果啊,还有约邻居们出去下顿馆子啥的啊,总是不忘叫上我,“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我想大约就是这样吧。

人分好多种,有的人能干,有的人能吃,有的人做事情有心眼儿眼明手快,耳朵鼻子眼睛相当好使,而我恰恰相反,“吃啥啥不香,干啥啥不成”“吃东西不做事,做事情又坏东西”,自小身体孱弱从来扛不住体育课,几个月大时候夜间的一场高烧烧到都没气儿哭出来,亏得父亲当时在乡政府工作认识很多人,硬硬半夜砸开了医生的家门,小豆芽一般勉强强大而不成材,眼睛近视鼻子不灵耳朵不好使,生活中,更是个糊里糊涂的人,手慢脚慢行动慢,做个事情更是一点儿也不利索,慢吞吞……亏得父母疼我,供得上了大学,识得几个字,勉强勉强,且且且活着。

异乡漂泊中我始终固执的认为:人间真情至深是温暖,记得有一次带着孩子去妈妈家,高速路上恰逢大雨,我的车出现问题又遇上公路交警引发小小纠纷,人在困途而手足无措时候,电话打给近20年失联的几个管事的同学们,来自遥远同学们的不遗余力雪中送炭,那一刻暖心;因为一点事情在太原遇上麻烦,来自老朋友的帮助,以及临走时悄悄塞进包里的钱,真心

真意不求回报的付出,只因为曾经是同学,只因为老朋友遇上了困难而他能力所及,那一刻暖了心,再一次感慨“人间真情至深是温暖!”

生活中的暖点点滴滴,处处可寻;当我一袋面粉扛不动的时候、当小区检修高层没水的时候,1楼大叔的操心与帮忙,当楼宇门不合适1楼大叔默默修好的时候,当以前装修,留下一层尘土1楼大叔默默打扫干净的时候,1楼大叔是楼长,当我们单元里有啥事,吆喝一声老头的时候(我们平时总管1楼大叔叫老头),1楼大叔的热心,让人心头是暖的!当家里门铃不咋会安装,设施出现小小问题需要处理,管理员光头大哥不管上班下班时间一呼就到,麻溜儿解决的时候;统一换电表时候忘了地下室,光头大哥吆喝一声的时候;当不认识西红柿苗,邻里大姐和妹子带我去西红柿地里采风的时候……我只想感慨:“人间真情至深是温暖”!

人间真情门对门,做个温暖的人,帮助别人快乐自己,美好生活愉悦你我!人间真情至深是温暖!



接连几天的绵绵秋雨,已经感觉到了初冬的寒意料峭,中午12点了,我在家里忙慌乱的做饭,一边炒锅一边蒸锅的忙乎着,听得阵阵敲门声,打开门一看,原来是对门阿姨,拎了一袋子热腾腾的包子。

“孩子,刚出锅快趁热吃啊”,阿姨一如既往的乐呵呵笑盈盈,瞬间我心头一热,暖暖的,虽然外边寒风吹雪花儿飘飘。“好,谢谢阿姨”,接过阿姨的袋子,我倒也不多客气,对门嘛。包子咬一口满嘴的清香,阿姨今天包的是韭菜木耳粉条鸡蛋馅儿,和我同口味,是我比较喜欢的款,包子香得很!

阿姨和我是新邻居,两个月前才搬来的,初见阿姨时,是在今年夏天,当时阿姨家装修房子,它和工人师傅们一起来的,阿姨优雅的穿着裙子小跟鞋,还戴着美哒